

# 六指軍童話當年

鄧錦輝口述。陳智涵筆錄

## 寫在前面的話 (陳智涵)

民國四十七年三月五日的童軍節，中國童子軍總會何副會長應欽代表總會長先總統蔣公，以「童子軍服務三十年」最高榮譽獎頒贈給鄧錦輝先生，儀式簡單隆重，意義深遠。這是我國設立童子軍教育以來，首次頒贈這份榮譽獎（一直到現在仍未頒過第二次）；而鄧錦輝却一人獨享這份最高榮譽，足資說明他對中國童子軍的卓越貢獻。

鄧錦輝先生獲得這份殊榮，實至名歸，他一生對童子軍教育和參與各種社會工作，都有非常出色的成就和貢獻；尤其是他年輕時代的愛國行動，更顯出他是一個接受了童子軍完全教育的英勇青年。

我們幾個參加抗戰工作的朋友在一次茶敘中，談起了我國的童子軍教育，大家都希望鄧錦輝先生能寫一篇回憶錄。

祇是他說：「我有寫回憶錄的意思，可惜前年因為血壓高所苦，指頭有點發麻，執筆有點困難了。」

錦輝先生是中國童子軍的先進，也是我中學時候的老師，本著「一日童軍，一世童軍」，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守則，由他口述，我代為筆錄，寫成這篇回憶錄。

## 終生服膺童軍信條

我是廣東開平人，原僑居菲律賓。八歲的時候，父母送我回祖國接受教育，入廣州培正中學附小讀書；就在那時我參加了幼童軍。當我開始穿上童軍制服的第一天，在我幼小的心靈裏，就立下一個願望——一輩子也不要把那套童軍制服脫下來。

童子軍銘言說得好：「一日童軍，一世童軍」。真的，等到我長大在國立中山大學畢業之後，仍然守着童軍的信條——「人生以服務為目的」，去獻身國家，服務社會。

民國十七年，北伐完成，全國統一，在青天

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下，各省同胞們從此過着平等、自由的安樂日子。那時我忽然發生要旅行全國的遐想，這個念頭驅不散，撥不開，牢牢的生了根。

我要旅行全國的動機，是受了那時青、少年「崇拜英雄」的心理影響；我們崇拜的人物，就是飛將軍陳慶雲和張惠長兩位英雄。這兩位英雄，曾經用優良的飛行技術，飛臨全國各省上空，贏得萬人喝彩。許多青、少年都把陳、張兩位英雄當作模仿的對象。我自然不例外，要模仿飛將軍的壯舉，所以就決定旅行全國。祇是那時我沒有機會乘飛機，又不想坐火車和輪船，只希望用自己的雙腿徒步旅行。

## 結伴徒步旅行全國

民國十八年春，我旅行的計畫終於開始實現。廣州青年會和幾個民衆團體以簡單的儀式，歡送我和兩位童子軍伙伴出發。在和煦的南國陽光下，各處都充滿溫暖和希望；我們三個整裝待發的少年童子軍，背上簡單的行囊，在家人和好友的祝福聲中，踩着歡送鞭炮的烟焰，踏出了夢想中

的第一步，首途旅行全國。

我們旅行的路線，是取道東南沿海北上。出了廣東省門便進入福建，再沿着海岸向北走，到了浙江和江蘇的時候，因為嚮在這兩省的文物和名勝古蹟，所以在這兩省停留較久。杭州的名勝給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，上海給我們却是另一種新奇的感覺，因為它是代表着中國的繁榮，它在世界大都市的名銜裏，總有一番氣象。至於那龍蟠虎踞的南京，是新中國的政治中心，我們更沒有放過，我們在各地都留下了寶貴的鏡頭。

到了山東，由津浦線大站滋陽轉入曲阜，專誠去憑弔孔子的墓園和故居，看到孔廟的莊嚴和宏偉的建築，增加了不少書本裏插圖以外的認識；尤其是看到孔林那些參天古柏，真教我們大開眼界。

離了曲阜，又沿着津浦線轉入濟南，因為讀過濟南慘案的歷史，所以特別前去訪問。

### 義務從事農村調查

我們三個少年童子軍，行行復行行，沿着津浦路到達河北，在天津只休息了一天；因為故都文物的吸引催促行程，所以急急的向北平進發。我們留在故都，算不出有多少日子，光是在故宮博物院，慢慢的欣賞國寶，就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，仍然覺得意猶未盡；在近郊那幾處透着古城韻味的公園，那些帝王時代留下來古色古香的建築和景物，我們都用照像機把它們全部裝進記憶的盒子裏。

在北平，除了參觀之外，最教我們興奮的事

情，就是接受由燕京大學當局主動發起的歡迎會，燕大把我們三個小人物，旅行全國的壯舉大事宣揚，介紹給當地的青年學生。在歡迎的浪潮中，有座談會和好幾個招待參觀的節目。一連串的活動，增長了我們的見識，更給我們極大的鼓舞。隨後並接受了燕大社會系的委託，到東北義務為他們做農村社會調查。為着這份額外的工作，我們參加了三天調查講習，我們都希望把這份工作做好，要給燕大得到一份農村的資料外，也可以讓我們藉此磨練自己，並在此次旅行記錄中，多一些點綴。

### 東北老鄉熱情招待

十八年冬初，我們出關，步入東北，先穿過遼寧，再沿着中長路支線轉入遼北，向吉林進發。那時東北各地的同胞對我們的探訪，多用驚奇的眼光來歡迎，同時自動的帶領我們深入農村，幫助我們完成社會調查的工作。在他們的眼裏，把我們三個生長在南方的少年，看得竟像雪花一樣的飄到東北，也特別親切。

我們走過長春，再沿着中長路向北前進，經過松江的哈爾濱，停留了一段時間才轉入興安省。當我們到達海拉爾的時候，時序已經進入嚴冬季節了。

十一月的氣溫沒有冷却我們旅行的熱衷，為着完成那份農村社會調查，耐着寒冷，我們的足跡隨着雪花飛舞，飄落到鐵路沿線的農村。

雖然「家鄉國語」帶給我們一些障礙和困擾，但是由於我們勇敢表現和不屈不撓的精神，

早已打動了東北熱情的同胞，再次給我們幫助，解決了困難。

### 參加抗俄戰爭行列

在各地的農村社會調查工作，做得興高彩烈，正要繼續前進的時候，未料到當地受到蘇俄帝國主義的侵略，發生了戰事，擋住了我們的前路，前進的計畫不得不暫時停止。那是俄帝為要阻止我們收回中東鐵路（後改稱中國長春鐵路），在瀘濱到海拉爾那段地區，用兵對我國同胞大事屠殺；我眼見俄帝如此無理侵略，義憤填胸，就不顧一切的離開了旅行伙伴，毅然投入東北軍梁忠甲旅與敵人作戰，保衛國土。

那時梁忠甲和韓光第兩旅抵抗俄帝侵略，輾轉在海拉爾與瀘濱兩處地方作戰，戰事十分激烈。那次戰爭是我中華民族抵抗共產帝國主義侵略的「早期」戰爭，凡是有血性的中華兒女，都基於愛國熱忱，直接或間接的參加抗敵行列；所以在抗俄部隊裏，除了東北正規軍之外，還有不少馮庸大學的學生志願軍。

我參加了抗俄戰爭，從表面上看來，只不過是戰鬥行列中的一名少年兵；但是在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是含有另一種深長的意義。

因為我從中國的最南地區跑到最遠的東北地方，抱着「地不分南北」「人不分老幼」的「同仇敵愾」精神，曾經帶給梁忠甲旅的士兵弟兄一種精神上的鼓舞。這行動，雖然不能扭轉敵我雙方懸殊的形勢，但是在那次抗俄戰爭中，却曾留下了感人的插曲。

## 槍斷四指被俘生還

在保衛中東鐵路的抗俄戰爭中，我軍因彈藥和裝備不足不久便告失利。韓光第旅長爲國壯烈犧牲，梁忠甲旅長和我，還有不少馮庸大學的學生軍都被俘。我雖然撿回了一條命，但左手有四個指頭被槍傷折斷了。今日，我對自己少了四個指頭的手成了六指童軍，一方面引爲光榮記錄；另一方面却使我終生對共產帝國主義的侵略時時憤恨，無法平息。敵人把我們中國戰俘囚在俄境大烏力；過了三個月，戰事停息；我政府派東北賢達莫德惠先生，以和平使者的身分與俄帝議和，才把我們救了回來。

那時候，我參加抗俄作戰的經過，早已傳遍了全國，有很多記者曾向我採訪，當時在上海出版的「良友」畫報，其中有一期幾乎成了我這位廿年童子軍的專號；那期畫報，不特把我的放大照片做封面，而且內容載有很多我參加軍隊的記錄照片和我的生活記載。當我南返時所經過的地方，都受到同胞們的熱烈歡迎，捧我爲少年英雄；我自己也覺得十分神氣。（我保存的那一期老友畫報，可惜在抗戰的時候遺失了。）

## 廣州空襲參加救護

「七七事變」，抗戰才開始半個月的光景，在一個炎夏的中午，廣州市民忽然聽到警報汽笛「嗚嗚」淒鳴，這個擾人安寧的音響，立刻改變了馬路上行人的習慣，不知是誰的雙腿首先起步向前狂奔，跟在後面的也學着樣子，竟像賽跑一

樣的爭先恐後，各自向自己家裏奔跑，市面一片混亂。

最高統帥蔣中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談話指出：「地無分東西南北，人無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……」之後，廣州市府爲着鞏固後方，防禦空襲，把市內的大建築物都徵用作爲防空避難室，同時並着手增加防空設備。但是由於市民沒有完全接受防空宣傳，往往在警報響了之後，多數沒有立刻躲入避難室，而遭到了損傷；而有些人家，則因爲建築簡陋，縱然沒有被炸彈直接命中，也曾受碎片的波及而犧牲了性命。由於這悲慘的現場教訓，市民就馬上響應政府的號召，出錢出力，一方面獻金增加防空設備，購買戰鬥機和高射炮，另外又自動組織防空救護團和消防隊。

廣州民間的救護團，有一個是由基督教青年會負責組織，由我領導的。那時廣州的堅固建築物雖然都被徵爲防空避難室，但是仍然覺得不夠應用，所以又挖了很多防空洞。

在敵機瘋狂濫炸的時候，仍會使人有防不勝防的感覺；而且敵機轟炸，沒有一定的目標，亦即一般人所說的——「亂炸一通」，因此我們只好用消極的方法，去做好救護和消防工作，以減低傷亡和財物的損失。

那時敵機轟炸，在沒有目標中的一種奇怪現象，就是連續幾天都要轟炸同一地區，非要把那個地區炸得稀爛就不罷手。例如當時西關的如意坊、伴塘的陳家祠和南關海珠橋旁的五仙門等，都被敵機連續轟炸，造成鬼哭神號，破壞得慘不忍睹了！在那段日子裏，我們的救護團只要等到

警報一響，就帶領着伙伴開着救護車，等在外圍了。警報還沒有解除，就分別在落彈的地方展開了救護工作，挖掘的挖掘，裹傷的裹傷，該送醫的送醫，做着永遠沒有「完結」的、受警報汽笛指示的工作。

## 日機狂炸險遭不測

敵機轟炸廣州最瘋狂的時候，也就是救護團工作最忙碌的日子。廣州曾經在敵機空襲的淫威下，一日之內警報延續了二十多小時，仍沒有解除。那時市內所有生命，好像都被窒息了，街上除了警察和消防救護車之外，其餘一切都死寂，闕然無聲！

有一天清晨，還未到八點鐘，就開始發放空襲警報，救護團被汽笛聲催促，待命出發。等到緊急警報過了沒有幾分鐘，敵機就飛臨頭頂，一眨眼工夫，就聽到一聲長嘯，拖着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，我們立刻尋到響聲的方位，展開救護工作。

「沒有錯，是老地方，南關」，我們合力把正在燃燒的火焰噴熄，趕快救出傷者，抬上汽車準備送醫；正在開車的時候，敵機又再次臨頭，在沒有遮蔽的地方大掃機關槍。那時我們的救護車已經開往博濟醫院（復員後改稱孫逸仙博士紀念醫院），留在原地的工作者，只好躲躲行行的走到果欄大街，想找一間店舖藏身。啊！怎曉得整條大街的店舖，家家都是閉着門戶，店裏的人早已到別處躲避了。我們只好像叫化子一樣，蹲在人家的屋簷下暫作棲身。街上一切寂然，偶爾

聽到敵機的俯衝聲，跟着就是機關槍的連珠發射，響亮震耳。

那天果欄大街就成了我們的臨時工作站，警報沒有解除，我們是不能回去的；在無聊的時候，只有彼此交談算是唯一的消遣了。耳朵聽到店舖裏的時鐘，從敲着九下開始，時間就像太空人在月球上漫步一樣，一分一秒的慢慢挨過，時鐘敲的響數一次一次的增加；敲過十二下以後，就減少了十一下，等到時鐘只敲兩下的時候，我們開始覺得不耐煩起來，大家交換着苦笑，是那時候唯一的表情。因為早餐沒有吃，中飯又給「警報」搶去了，肚子實在餓得很，只好都在吸煙，希望拿香烟來充充肚子，表面上是說說笑笑，內心可不是味道。

下午四點鐘，敵機重臨頭頂，這一回不知道它是來告別，抑或再來收買血債？救護團員重新振作起來，應付那次南區的大震撼，那次的出動辛苦非常，也危險萬分；因為我們的工作好像頭要頂着敵人的炸彈，腳要踩着同胞流出來的鮮血，耳朵還要聽着受傷者的呻吟和悲痛的啣哭。對於那些在遠的、近的轟炸聲，和掃下來的機槍聲，反而充耳不聞。只有這樣，才能使我們忘却了那時的危險處境，而專心去做救護工作。

在我們的想像裏，永遠沒有「危險」這兩個字，因為救護團是救護別人的，而不希望自己遇險，要別人來救護的啊！

## 敵機罷工始得休息

青年會的救護團，有訓練、有組織、經費充

裕。在一年裏不分季節，不論寒暑，更不分晝夜，在一天二十四小時裏，沒有一刻不是留意着警報，準備出動去救人，我們的宗旨是盡量減低傷亡和財物的損失。我們認為一個同胞被炸了，就好像全國同胞都在受傷；一個同胞流血了，就等於全國同胞都在流血。因為我們中國人的血肉是相連的，正如中國的土地不能被分割一樣；我們不能讓敵人殺死任何一個同胞，正如中國不能喪失任何一寸土地一樣。

有人問我：「你們的救護工作，在月大的時候要出動三十一天，月小的時候出動三十天，難道在一個月當中，就沒有一天休假嗎？什麼節日才是你們的假期？」

這個問題問得好，我答他：

「救護團的工作，是終年都沒有假期的，除非敵人的轟炸機罷了工，沒有來空襲，這時我們就可以休息了。如果我們有辦法去鼓勵他們罷工，那末我們自然會有假期。」當我說出這些話的時候，竟引得大家都笑起來，因為要敵機罷工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啊！

救護團從組織成立開始，就不分晝夜的負起應做的救護工作，一直維持到二十七年十月下旬，廣州撤退時才被結束工作。算算我們的工作日子，已經有四百五十多天，出動救護的次數，更不知多少？被救護的人數也沒法統計。

## 帶領青年隨軍服務

二十七年冬，廣州淪陷之後幾個月，曲江廣州青年會接受了各方的援助，在粵北成立了一個

粵港隨軍服務團。服務團的幹部，是來自舊日救護團員，和另外考選了三十多位粵、港愛國男女青年所組成的，團長仍然由我擔任。服務團的工作對象，自然是以前方部隊為主；而前方管區內的民衆組訓，也是我們的工作目標。

我們的工作計畫是由「點」推進到「線」，再從「線」擴展到「面」……。工作的地區大多數都是集中在第四戰區和第九戰區的防地。

## 煮一鍋蝨子湯勞軍

二十八年秋，服務團在湘北前線工作，我們隨着第四軍第九十師駐在平江縣境的長樂街，大概有三個星期的光景。我們分別以工作的需要為次序，展開了康樂、文教、勞動等各項活動。工作項目裏，自然以康樂活動最被歡迎，有好幾個晚會上，演出的話劇、歌唱和雜耍等都受到很多喝彩。這些，我們稱它為工作「最闊的面」，還有「最小的點」，細微得無所不包，往往教人想也想不出來，猜也猜不透。

有一天我們在特務連附近有水源的地方，做了幾個土砌的火爐，燒着融融大火，上面煮着一個大銅鍋。那時看到的人都以為服務團要煮些食物來勞軍，大家都走近去看個究竟，這一看可給他們開了眼界，原來鍋裏煮的是衣服，是消滅蝨子的一種最好的方法。滅蝨的工作既需要又新奇，這一來竟吸引了師政治部很多同志，同來參加工作的行列。有些人就把衣服拿去沖洗，有些人把衣服拿去晾乾，滅蝨運動就這樣由好奇和合作，獲得圓滿成功。試想，滅蝨工作假如沒有經過

服務團這次表演，介紹工作的方法，恐怕誰也想不到來要煮一鍋蠟子湯啊！

## 組織民衆發揮力量

服務團在前方另一種工作，就是協助國軍組織防區的民衆，這項工作跟教育民衆是併行的。那時在湖北經過調查的結果，需要成立一所像補習學校規模的教育機構，開辦了成人識字班和兒童教育班。這些工作，我們雖然只做了起步工夫，就把工作交給防軍政治部去繼續努力；萬事起頭難，所以民衆教育的成果，我們自然要分享一份的。

服務團看清楚了前線民衆組訓的重要，所以就協助防軍政治部把民衆組織起來，再給他們各種適當的訓練，激發他們用實際的行動來協助國軍。當我們離開湖北的時候，那裡的成年男人，凡是受過救護訓練的，都懂得怎樣裹傷和紮擔架，而那些原來待在街頭嬉遊的小孩，他們都被集中在一起讀書了。我們這些工作，看起來雖然是一點一滴，也是對前方作戰一種很有幫助的輔助工作。

服務團的男女團員，十之八九都是小小的年紀，我們的足跡是本着「窮山盡水、上天入地」的精神，走遍了城市和鄉村，不斷地奔走前線和後方。像這樣一支軍中工作隊伍，衡量我們所拿出的代價，計算我們的工作收穫，雖然比不上前方浴血將士的犧牲和貢獻；但是我們的團員，能在「抗戰總動員」的號召下，參與抗戰行列，達成了報國心願，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。所以我對

隨軍服務團，一直留着深刻的印象就是這個原故。

## 由前方到後方工作

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後，敵人占領香港，這一來華南對外的唯一港口也跟着喪失，粵港隨軍服務團就直接受到了影響。因為它的經費來源，大部分是靠香港熱心僑胞的支持，還有那些捐贈給前方將士的慰勞品和藥品，都是出自香港的愛國僑胞和廠商的慷慨解囊，才能源源不絕的供應。香港陷敵以後，在鐵蹄蹂躪下的僑胞，再沒有能力幫助服務團了！

服務團結束，自然是一件令人十分惋惜的事，尤其是對我們這羣熱心工作的青年來說，更是一種極大的打擊；那時團員們的愛國熱忱，真不知如何向國家表達的感覺，最後還是只有依依不捨的握別，各奔前程，就這樣的散了！

服務團的解散，我很難過，但並不沮喪，我沒有因這件事的打擊而把熱血冷卻下來。相反的，決定要再拿出心力和精神來貢獻給國家，繼續爲抗戰而努力，後來就主持了青年會的另一個組織——軍人服務社。

軍人服務社跟隨軍服務團的工作方向，可以說是從前方轉移到後方。在長期抗戰中的第二期開始，我們希望以「敵後變作敵前」，所以前方跟後方的工作，同樣的重要。

抗戰到了最後階段，敵人在中國戰場上已成了強弩之末，不能不作孤注一擲，希望把粵漢線南段打通。這一來，我們的粵北不能不採取緊急

疏散，可是曲江的老百姓，已過慣七年多的後方安定生活，對這個突然而來的惡耗，怎不驚得張惶失措呢？

那時除了一部份政府機關的眷屬，按照疏散計畫跟隨機關疏散之外，其餘的三十多萬居民，因爲沒有人領導，又不易找到交通工具，所以他們真焦急得好像熱鍋上的螞蟥。

## 協助曲江市民疏散

我在這個緊急的當口，又重新披上征衣，接受了青年會另一個新任務，成立戰時民衆疏散團，去幫助沒有辦法疏散的市民，離開這個「風聲鶴唳」的危城。那次粵北戰事來得緊迫，政府的疏散通告發出沒有兩天，戰雲已籠罩低垂，幾乎悶死了曲江所有的生命，使大家驚慌得不能動彈了。

疏散團就這樣把握時機，收容市民作安全退出。我的第一步工作，先在全市通衢大道貼出免費帶領疏散的海報；消息傳出以後，市民嚮往的十分熱烈；那時竟發生了一段笑話，吸引了不少人圍觀，原來當海報在中山公園門口貼出的時候，有一個行人還沒有看清楚全部內容，竟大聲呼喊起來：

「青年會派鈔票啊！大家快點來拿……。」經過那個人這樣一嚷，一眨眼工夫，就聚了一堆行人，左擠右擁的爭着上前去看個究竟。這正好給工作者一個很好的宣傳機會，於是另一方面維持秩序，一方面向羣衆介紹海報的內容，說明了疏散團的宗旨和任務，又解答了他們提出的各

種疑問，直至他們明白和滿意為止。就這樣接受了不少即時報名參加的人；有些還願意自掏腰包。

海報貼出後只一刻功夫，馬上登記了一千多人，他們大多數是以一家為單位的，我們認為工作的對象應該多多益善，所以把截止報名的時間，改在出發前的一分鐘。那時我利用軍人服務社的關係，和防軍加緊聯絡，聽取他們的敵情報告，再參考敵人的動向記錄，來決定疏散團的行程。

粵北那次緊急疏散，最令人難以行動的，就是敵人的戰術跟以往的完全改變了，他們的進犯是先以馬隊擔任前鋒，分批向各地流竄，騷擾鐵路沿線重要地區，然後跟着以正規軍開始攻擊，達到占領的目的為止。因為敵人的馬隊四處流竄，專事破壞，行踪飄忽，在我們的防線漏洞裏自由衝擊，所以加重了我們撤退的困難，甚至我們要走那個方向退出，都很難決定。

情況突然變得大出人意料，疏散團辦理民衆登記只四十八小時，就要起程了。在兵臨城下的當口，走那個方向離開才保安全？這當然要決定於敵人的動向。所以我只好請求防軍給我正確的敵情，爲着等待消息，我一刻不離的守着電話機，就這樣等待又等待敵情報告，當時內心的焦灼是別人體會不到的。

## 周全計劃毀於敵騎

那天夜裏月黑風高，好心寒的一個四周闐然的曲江死城，只有風度路青年會裏的禮拜堂和鄰

近的騎樓底，聚集了急於逃生的四千多民衆。大地泛起了一層層白茫茫的寒霧，圍着我們，像送給我們一襲霜衣，冷得令人直打哆嗦。偶爾街頭那邊傳來了輕微的脚步聲，也會把人嚇得魂飛魄散。偌大的古城，除了守軍和警察在巡邏之外，再看不到一個漫步街頭的人了！敵人無法想像得到的焦急和恐怖，充滿這批等候出發逃生者的內心。他們派了一位代表，不停地進、出內面的辦公廳，向我查問出發的消息，我只有再對他們說看一句話：

「快要出發了，只要一接到防軍的敵情報告，決定了出城的方向，我們就立刻動身……。」

這些話教人聽都聽膩了，它很像不是由我的嘴巴說出來，而是從留聲機放出來似的；因為像這樣相同的，一字不改的話，在一刻之內不知說了多少次了！

我們疏散團，原本已擬好了一套周全的計畫，這份計畫如果是作爲平時的行動方針，也許是一份無懈可擊，可圈可點，能得滿分的傑作；但是在那時千變萬化的情況裏，它簡直成了廢紙。原來擬好的疏散計畫作廢，主要原因是毀於敵人的馬隊來得突然！

## 突破封鎖危城脫險

疏散團等候出發，但「等」的時鐘像斷了鍊，時間像停了脚步，就這樣膠着……。等到我用最後一次電話，向防軍查問敵情的時候，終於接到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：

「守軍已經撤退了……，你們還不走，在等

什麼呢？」這是由總機傳來的最後消息，我聽了以後連擲機（電話機）三歡都沒了氣力，霎時覺得暈頭轉向，幾乎窒息了呼吸。

理智支持着我，終於清醒過來，喃喃地對自已說：

「要拿出童子軍的精神來，必須勇敢的負起這份艱鉅的任務……。」

我面對現實，把握着這個千鈞一髮的逃生機會，作爲緊張中的起步工作——確定了出城的方向。子夜時分，我們好像聽到敵人馬隊的鐵蹄，已經踏上這古老的城基，敵人的機槍已經叩響了城門，那時我只好用「智」來決定出城的方向，用「仁」來維持彼此合作的信用，用「勇」來支持行動。那時我們採取行軍式的組織，隊伍分別由小隊長、區隊長帶領。疏散的成員有男有女、有老有幼；那些老、幼的又特別由專人關照，這是一種額外的負擔，在行動上自然有點影響了。像這樣的團體倉卒組織，又在兵臨城下的時刻逃生，要用怎樣的文字去描寫我們的狼狽情形呢？這真是太難太難了！當我們通過粵漢路由江總站的時候，果真遇上了已經占領車站的敵人。這樣的遭遇，對於手無寸鐵的難民來說，就好像站在火藥庫的邊緣一樣！（今日我能够不慌不忙的追述，只不過是那些早已鏤在我們心坎裏的，終生永難磨滅的記憶罷了！）

## 虎口餘生安頓難民

正在走上火藥庫的邊緣，假如觸發了引火線，那末就會葬身火海，遭到死亡的命運。當時我

外 中  
是藉着「不明我們的底細」的敵人心理，而運用了最堅決、沉着而又機警的斷然措施，帶領人羣，立刻用快步通過那個可怕的「虎口」，取道正確的方向，繼續前進，這是我們出發以後，第一次化險為夷的經過。

天將破曉，我們抵達青年會疏散給養站、大塘鄉，我們休息了一天以後，再步行四天到了連平縣，然後乘車直抵疏散的終點——興寧。

帶領民衆危城突圍，只不過是領導疏散的起步工作，曲江淪陷後三個月內的那段日子，大塘鄉沒有受敵騷擾，所以疏散團仍然利用它作爲給養站，和轉運難民的中心。疏散團的工作，很像永遠做不完，一直不能結束，因爲它仍須要幫助那些不願做順民的同胞逃出敵人的魔掌；爲着這樣我又繼續負起接運難民的工作。這項工作除了我們的努力之外，還須要借重當地的愛國人士熱心幫助，我特別在這裏向當時曲江縣各鄉的愛國鄉賢致崇高的謝意！

接運工作是沿着第一次疏散的路線，幫助那些逃出敵陷區的同胞，向自由區一站一站的前進。逃難者到了某一站的時候，就可以接受免費招待膳宿，休息一天以後，站上的工作者就會爲他們安排下一站的行程，儘量使到他們不用花費分文，就能夠安抵自由區，去開拓他們的新生活了。我曾經風塵僕僕的往來大塘和興寧之間，不知有多少次了！所以在短短的三個月之內，從曲江接運出來的同胞，總數有一萬二千多人，平均一天要接運一百三十多人。在每一個站，每天要爲

那一百三十多人服務，真是一種戰地的特殊工作。

### 復員尖兵打通關道

三十四年八月，中國對日本抗戰八年，藉着堅強的民族意識，用血、汗、生命和財產……換來了勝利。在全國各地狂歡的慶祝聲中，我們沒有忘記一個急切的問題——「復員問題」。我們想念故鄉的家人和親友，誰都想趕快回去和他們團聚；但是歸鄉的路上滿布荆棘，要順利還鄉談何容易？那時在興寧的廣州青年會，又叫我出來爲那些急於歸鄉的同胞服務，我接受任務組織了還鄉團，而自己却當上尖兵。

在敵人投降初期的那段日子，廣東東江各地通往廣州的路上，除了布滿敵僞的非法組織之外，還有「土八路」和其他的共匪滲透的破壞分子

。真是荏苒阻道，寸步難行。

那時我藉着國際紅十字會代表的身份，先做好「還鄉團」的「前站」工作。沿途披荆斬棘，冒險犯難，終於用毅力和百折不撓的精神，一站又一站的除去各種阻力，協調了各處的「三山五岳」的地方霸王，化解了淪陷區裏「根深蒂固」的惡勢力。然後才會同其他軍、政、警等單位的「前站」人員，以平民身分，最先進入淪陷了七年的廣州。

我認爲「還鄉團」打「前站」的工作，自然有它的重要意義，因爲我是爲還鄉者鋪路，協力打通了七年來廣東的自由區，與淪陷區之間被「土八路」和敵僞等封鎖的隘口；自此以後復員的官員和還鄉的民衆就有暢路可通，能够安全的返回省會——廣州了！

### 中外文庫之四十一

## 貴州政壇憶往

何 輯 五 著

定價壹佰陸拾元

要目：貴山富水憶舊痕，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，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，顧祝同與西南軍政，追憶吳鼎昌主席，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，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，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，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，篇篇可讀，更富史料價值。全書四百餘頁，穿線平裝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